

靈魂學傳奇

繆培基

英國靈魂學家季爾與我的體驗 (本文另有插圖刊一三八頁)

命運預定，靈魂不滅！

一個人的命運是否冥冥中預有注定？自古迄今衆說紛紛，令人莫知所從。作爲一個政治學的學生，筆者素不信算命、卜卦、看相、摸骨、扶乩，不求神問佛；而認爲個人事業由自己選擇。若能善用智慧才能，適應時常變遷的環境，把握機會，積極進取，努力不懈，鍥而不捨，就會成功。反之，若誤用才智，一暴十寒，見異思遷，悲觀氣餒，懈怠墮落，必歸失敗；換句話說，命運操在自己手中，人定勝天，英雄造時勢，能旋乾轉坤。明知這是純主觀偏見，然而，我固執這偏見。

人爲萬物之靈，究竟有無靈魂？如有，人死後靈魂是否跟肉體同歸消逝？物理學已證明「物質不滅」，肉體是物質，故肉體不滅，只是腐化後變成灰土，仍然存在。科學家至今不信靈魂，自然不能說「靈魂不滅」。宗教信徒肯定有鬼神，有天堂和地獄；我國人奉祀祖先，祈求「在天之靈」保佑後裔，而且「祭神如神在」。但這只是信仰，缺乏具體事實的佐證。有些人見鬼或見

神，科學家則說是心理作用所產生的幻覺或錯覺，未必在客觀上真有鬼神的存在。其次，假定靈魂不滅，一個人的靈魂在另一世界是否保持肉體未死前的面貌和形態？它能否在塵世亮相？能否請之則來，辭之則去？這是永無圓滿解答的問題。筆者採科學家求證的立場，要「拿證據來」，拿不出證據則存疑，拿得出證據就相信。

旅居英倫，初知靈魂學

筆者於三十年前旅居英國時有過奇異的經驗，曾一度在美京面告摯友查方季（良鑑）兄。現遵中外雜誌社王發行人成聖先生特囑，把這印象深刻，記憶猶新的故事老老實實地追記下來，公諸本刊讀者，藉供討論命運和靈魂問題的參考。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結束後，我政府派遣「中國軍事代表團」駐「聯軍管制德國委員會」，調駐英軍事代表團桂國長永清（率真）爲團長，我任參事，於一九四六年二月由重慶飛英轉抵柏林任所。是年八月桂團長奉調回國，出任海軍總司令，代表團職務交我代理。次年夏，黃琪翔中將來柏林繼任團長，我充副團長。一九四八年春

黃團長又被調回，我奉國防部命再度代理團務。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外交部吳部長鐵城先生電調我回部服務。適是時國內戰局逆轉，政府遷廣州，新派參事趙俊欣四月才到柏林接我的職務。五月十二日被俄軍封鎖已一年的柏林終告與西方恢復交通，我即攜眷往英、法、美三國佔領區考察地方行政。時值南京、上海、杭州、武漢相繼失守，中共軍南下，粵桂岌岌可危，政府復準備再遷重慶。我不知回歸何處，乃決定往英倫，暫寓內人的妹夫家，等候國內戰局稍定後，首途返國。已遷廣州的外交部疏散職員因我未回，乃將我「留職停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此時已滿五載，英國繼續施行定量配給制，茶、糖、牛油、乾酪、肉類以及衣服、鞋、襪、手帕、毛巾、領帶、布匹等必需品悉憑政府核發的票券購買。生活艱苦，又無工作機會，我和內人在英住了一年餘後，決定赴美國求謀職業。

英國「靈魂教會」(Spiritualist Church)在各大城市設教堂，定期集會，邀請有名的靈魂學家(Spiritualist)輪流蒞臨證道。講道畢，

當場表演，把聽眾中數人（通常不超過十人）的亡親靈魂所告他的事轉問他們是否真實，用以證明靈魂的永在，且常出現。

我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由德國經巴黎到英國。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向美國駐倫敦總領事館申請入境簽證，等候了三個多月，杳無消息，心情煩悶不安。九月底接受我妻的提議，首次偕往靈魂學教堂看「證道」。是日蒞臨講道的是英國負盛名的靈魂學家季爾（Jordan Gill），出席的二百人，男女老少都有。他講完後，隨即陸續指向聽眾中數人說，每人有至親的靈魂到場，告以某事。被指問的人都答：「是的，確實。」我頗感奇異，而發生濃厚興趣。

預言準確令人驚異

數日後，我們向教堂查明季爾先生的住址，商定夫妻二人分別往其住宅，先由內人打電話約定時間，單獨前往，參加一天下午的「靈會」（Seance）。她沒說自己的姓名，只說是靈魂教堂介紹來的。

我偕妻往英國南部海濱的波恩茅斯市（Bournemouth）已逾兩年，此市有三哩長的金色沙灘，繡球花成林，清潔幽靜，乃冬季避霧，夏季游泳的勝地。居民約十五萬三千人中，除我一人以外，沒有其他中國人，（我妻生於法國，長於倫敦）我只去過教堂一次，不認識任何人，從未見過季爾先生，他不知我們是夫妻，不明我們的姓名、身份和職業，也不知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

內人依約定時間到季爾住宅，出席有男女共八人，每人以日常身上佩帶的小物放在一個碟上。季爾先生和來客寒暄數分鐘，逐一撫摸碟上的東西以後，突然告內人：「女士，你將去一個國家，這國家的第一個字母是很大的C，但非Canada（加拿大），是嗎？」內人當時愕然不知何所指，無詞以答。及回寓，把季爾所說的告我，問我大型C字既非加拿大，而中國（China）又受共產黨控制，我們不能去，那還有什麼國是以大型C字為名呢？我說：「照季爾所說，我們可能去臺灣，臺灣是中國的一省。」她辯稱：「臺灣第一個英文字母是T，不是C。」事實上，一九五一年韓戰正酣，臺灣受威脅，在風雨飄搖中，我們並無往臺意念，季爾先生所言令我感到怪異；但五年以後，即一九五六年九月我們果然到了中國的臺灣。

季爾再對內人說：

「我見你的母親（早於十年前逝世）頻頻搖頭說你和你的妹夫（當時在英國航空公司任職）很難相處，不宜住在他家裏，和他們通通信就可以了。」事實上，我們由德到英時，曾寄寓妹夫住宅，五個月後，果然不歡而散。我們遂遷居，季爾之言完全確實，令人驚異。

季爾忽然轉向坐在內人側邊的魁梧大漢說：「先生，我見你在挖土。」繼合眼摸額一會兒後又說：「你在建造飛機場。」那人答：「對了。」季爾再說：「有人邀你去歐洲大陸工作，但你不想去。」那人答：「是的。」季爾復說：「你應該去，這對你有好處。」

語語證實，事事符真

過了一個月，即一九五一年十月，我被好奇心驅使，單獨去季爾先生住宅。事先電話約定時間，我不說姓名、國籍、身份，僅說是靈魂教堂介紹來的。我依時到達一座小屋，入門即上樓，簡樸的小客廳中間擺着一張小桌子，牆上只懸一幅鑲着玻璃的黑白照相，那是季爾的亡父，身穿一家輪船公司的水手制服。連我在內的八位陌生男女陸續來到，坐定後，每人取下日常隨身佩帶的一件東西放在一個托盤上面。我的是手錶，季爾指着他父親的遺像說：「許多事是父親告訴我的。」他一面閒談，一面手摸各物。數分鐘後，忽然對我說：「我見我面前擺着王冠，你是政府官員，好像顧問之類。」事實：英國政府是國王的政府，以王冠為代表。我原任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的參事，即團長的顧問。

季爾說：「先生，你不想在英國久居，我眼前是紐約港的自由神像，你打算去美國，是不是？」我驚詫地答：「是的。」事實：我夫婦已於四個月前向倫敦美國總領事館申請赴美簽證。

季爾說：「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取得簽證。我見公文飛來飛去，但你一定得到許可簽證，因我也見有人在護照上蓋印。」事實：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韓戰爆發，美國與中共先後介入，美國政府通令駐外使領館，對華人的申請簽證逐件詳細調查，以防共產黨份子滲入美國。據美領事館職員告，我夫婦的申請須經過在柏林、東京兩美國軍政府調查，故需一段長時間。我於一九五一年

六月五日申請，至一九五二年七月廿五日，即過了一年又一個月，美國領事館才通知發給簽證。

季爾說：「我見你的面前擺有許多椅子，你對着許多人在講話，好像是教課。」我答：「我過去在大學教過書。」

季爾說：「我又見你身邊四圍散佈許多報紙雜誌，你在忙於寫作。」我聽了莫名其妙。

事實上，我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由英乘郵輪到紐約，次年元旦到金山，閒住一年；一九五四年秋應聘執教於「美洲中華中學」；翌年秋兼任「自由中國日報」和「金山時報」的工作。季爾先生說的過了兩年半果然實現。

季爾說：「你到一個地方住了一段時間後，又移去另一地方，我見那裏的樹木、花草和景物完全不同。」我那時聽了真如墜在五里霧中，因我只想去美國謀生，根本沒有再往他處的打算；事實上，我在舊金山住了三年半後就偕妻乘船去臺北，臺灣樹木景物與美國不同。季爾之言果實現。

先兄靈魂在我身旁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夫婦在法國亞爾卑斯山中旅遊時接到倫敦美國總領事館的通知，准發入美簽證。九月底回到英國後即前往領取，開始訂購郵船艙位，一面結束雜務，包裝書籍物件，準備行李，頗覺繁忙。十一月八日英國移民官員來談一小時，態度友善誠懇，並告：「我們歡迎你夫婦留居英國。將來如果願意的話，亦可入籍為英國臣民。」我答：「敬謝盛意，我們已訂妥艙位，不久啓航往美國。」

數日後，我出於好奇心，第二次約訪季爾先生。時間仍是下午四時，出席的男女仍共八位。這次我把一支隨身的鋼筆放在小托盤上，他照例聊天，手摸鋼筆數分鐘後即說：「哈！我見你的周圍很多活動，是不是你在收拾東西，準備行裝？」我驚答：「是的。」心想，他怎麼知道？

季爾說：「你去的的地方有三個人幫助你；其中一人會決定你的生活模型。」事實上，一九五六年八月我偕妻由金山赴臺灣前所需入臺手續，和抵臺後的實物配給是郭外川（驥）兄透過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預先替我辦妥。他是幫助我的一位；到臺後，教育部長張曉峯（其昶）先生推介我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教課，他是幫助我的第二位；外交部政務次長今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兄竭力提攜，挽我回國服務，於是我由專門委員兼情報司幫辦兩年餘後調充亞東司司長。三年餘後，奉派為駐黎巴嫩特命全權大使，在貝魯特幾滿十載。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黎政府承認中共政權，次年我同部兼任歐洲司司長，兩年後退職來美。沈昌煥先生確定了我外交職業的生活模型，季爾先生所言完全證實。

季爾又說：「你的哥哥現在你身旁，面貌清秀，上唇留着小鬍子，身材比你高一些。他很年輕就辭世了，是不是？」我驚答：「是的，他死時是三十三歲。」

事實：先兄繆培堃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四期步科，一九二四年七月在粵軍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第二旅（旅長陳濟棠）第四團團長任內病逝廣州，我在病榻前送終。季爾先生把先兄的容

貌，小鬍子，身材描寫得千真萬確。季爾是英國人，未到過中國，更不認識我的家人，亦未看過我先兄的遺像（我妻亦未看過），絕對無法臆測，若非先兄的靈魂出現在我身旁，季爾先生豈知之？這是靈魂長在的有力證據。我素對「靈魂不滅」說存疑問，今經季爾先生提出證據，我不能不相信了。

季爾再告我：「你的岳母告訴你：『好好地照顧我的女兒！』」事實：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偕妻啓程回國前夕在倫敦向岳母辭別，她送到住宅大門時的最後叮囑恰是如此。岳母已於十年前作古，季爾先生何以能把十七年前岳母所說的那句話一字不錯地重述出來？我實在不能用科學方法去解釋。

天縱奇才，陰陽媒介

季爾先生看來像三十餘歲的壯年人（依英俗，我不便問他的年齡）。他不算命，不看相，不摸骨，不看指紋，不是巫人，不用巫術，不用催眠法，更不用「降神會」或「伏陰」那一套；接待來人時沒有燒香點燭，也沒有禱告或唸咒，即開始閒談，同時手摸來客隨身攜帶的物件。靈性到來，突然把所見所聞告客，都是符合事實。我認為，平常人僅具五官五感（耳、目、口、鼻、觸），季爾先生卻有天生第六官第六感，真是天縱奇才，能見常人看不見的現象（Clairvoyant），能聽到常人聽不到的聲音（Clairaudient）。據他說，他每次只能接待八人；若超過八人，他就感到精神衰退，靈感消逝，不見亦不聞了。又說，他不預言政治未來的演變，只限個人的禍福

哀樂。常言：「你們心裏有憂慮有痛苦才來找我，我是在這裏幫助你們的。」他每次每人只收英幣五先令，依一九五二年的匯率合美金一元七角五分，可見他不在圖利。

季爾先生兩次對我說的事件，有當時即見正確，也有過了數年以後才證實。最奇異的，他把我亡兄的形貌描寫得一點無訛，又把我岳母離別時的叮囑那句話一字不錯的重述，這是不是靈魂常在的一個證據？靈魂無所不在，但只能透過一個「媒介」(Medium)出現，而被媒介的慧眼看見。我們日常佩帶的物件可能感染身體的電波，由此電波接觸到在另一世界的親人靈魂。時間是永

恒的，年代只是人爲的計算方法。太空廣闊無垠，其面積與容量不可能以人爲方法去測量；靈魂的移動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它可以隨時隨地憑藉「媒介」出現。人爲萬物之靈，但肉眼的視力不如貓，在黑漆一團的深夜，人不見物，貓能捕鼠。人的聽覺和嗅覺遠遜於犬，我們不可說眼看不見的東西就不存在，例如空氣；空中每秒鐘有無數電波在激動，我們看不見，若用收音機做媒介，就聽到各種音響了。

素持科學家「求證」態度的我，一向認爲任何論說沒有證據就不予置信；若拿出證據來便不再存疑。經過這兩次季爾先生所提出的證據後，

我不得不把過去所持的「無神論」拋棄掉，而開始相信人死後靈魂不滅，而且能藉媒介隨地隨時亮相。這一信念的建立可給我們在悲哀痛苦中得無窮的慰藉。父母子女至親摯友的肉體終歸死亡，他們的靈魂卻繼續存在，且時常關心我們。至於「在天之靈」是否能護佑未亡人的日常生活，或幫助我們的事業，我仍然存疑。

人生的道路似乎預先鋪定，否則，我在數年後所循的途徑，季爾先生能預先看見嗎？雖則如此，我仍主張每個人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改善環境和生活，不可專靠命運，祈求天佑，而守株待兔。一九八四年八月於美國加州。

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之三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爲、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海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之二

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爲觀止。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